

孫軌升日
蒙遜弑殺
業荒淫猜
西牧徒繼
虐不改其
晉魏師壓
境不師出
降國亡不
恤猶於不
誼列於不
臣夫與平
賜樂於魏
武威幾毒
於威幾毒
婦也視仇
魯也視仇
皆罪未幾
生罪未幾
入魏說蓋
未可謂無天也

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壽蓋以赫連為建瓴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反應天助魏意敢聘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燼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即灑涕陰檠。奉表建康。終於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魏滅北涼

以二人形出蒙遜

西秦之乾歸弑於公府南梁之傳檀鳩於熾磬。兩人雄霸啟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弑君。鷓跄河西。淫息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變。關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者終。享年六十六。在偽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遜孫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稚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風表。一當大位。即喪身殞國。為世僂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於沙門。李氏傳嬖於宮掖。朋行淫佚。甯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應前不信句意。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於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截請主決討水草。

魏明於用兵之勢

事理固然

務句緊捷

先說疑案

其人固合
但非明眼
出不能枯

據執升日
緣次楊氏
自難當廢
保顯子致
而兵戈不
息仇池失
守北震家
然為或昭
說保宗閉
險自固而
事勢已無
及通篇據
用筆則虛
岩則實點

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樓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與母爵。或

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儁檀之女。不嘗為秦王熾馨后乎。儁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恃婚姻而來。身即死

於婚姻。牧犍於魏。又何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於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為夏

所殺。北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偁勸弘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而請。迎於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

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覬議親之典。天下所以

共笑其愚也。

魏平仇池

引宋書說起

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徼。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搆圍涪之釁。齊之

皇宣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盛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阜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

司馬飛龍為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莫平也。氏楊標忽見於漢

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

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於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

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師也。盛素稱藩於晉。宋武帝受禪。封為武都王。盛承奉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

國亡不知

婚姻亦復何有

又引二

真大愚不解

叙楊氏事

賀美楊氏二子

卷之六朝

孫執升曰
災祥之生
習則生厭
賦而益術
久論可垂
不名朽

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
 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感於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
 將思吞黑水傾井絡而併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
 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
 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險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鳴雌甯足信哉楊保宗歸魏
 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為決計欲為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於熾馨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
 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結得有韻致

結難當自立案

劉裕篡晉

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
 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杵臼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基地非常帝心內喜羣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
 不負信桐葉迨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
 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悅冀感世眾久而厭之即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
 帝令王韶之弒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即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弒之一人弒二主其情不忤謂

徹人情之言

徹住不信奇怪意

先用揚筆

殊異豁達之見

孫執升曰 兵以義動 樂非道險 皆危欲也 崔潔意不 憤憂義在 為魏布義 宋而徐初 非危江南 地也即子 敬略之於 秦亦皆為 其國長計 遠慮何正 統之念在 其人所懷 文一人胸 有論一不 妙事不覺 因事不寫 為若易之

應昌明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變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莽弑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強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旰休之為胡潘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己傷人本枝然後以次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元魏寇宋

宋高祖歿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弑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即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嗜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

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為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月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卷之六 魏晉南北朝

孫外執升日
閣帥有為急
擇文所有大
宋人故所任
非而故所任
雖屢出兵託
無成言篤訖
中原不為必
中不可圖而
但言其將道
之失其道
駕論本之

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至此遂無可支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歎夫處盛貴形迹之嫌居高畏託足之眾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本為尊親致警

宋文圖恢復

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礪礪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冰既合必復南

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亭猶以

食絕還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却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再提筆申說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

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不可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竟徐兗豫青

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鑿不脩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讎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

是顛覆也古人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羌胡放竊一筆響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

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眾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略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遽合元景等遣使劉

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

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跋犬逐狡兔驅駿馬而繫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賈德棄礪礪避申

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貪復好殺不緩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將成此則為將之失

俱有先見

不得藉口

所失在此

由茲默在○近又左不送信已武甚其弒子乃易城內閣
逆篇延○篇而何右測至任出感矣專二殺至於社庭尹執
之末之首愈可贊然變金特以自太為則王太為常邀供
緣恨緘責諸以御則生邪以

之功墮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嘗笑
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宗愛逆節

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

仲不能遠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

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

大義主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

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

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

以加也刑餘闖茸威福過恣閒制其命始賊太子江竟之迫戾生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賊人再逆率

土怨痛廟堂晏如無執簡書弒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

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弒主而不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

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詔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溶入平

將帥非其入自是當國者之失

可為類鑒

明晃之才略

比例定罪極其確當

游宕之筆

弒立直是等間目中豈有其主

當亦事之所存

帝裁兒委蛇僞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南郡王之叛

武帝七男少帝義真為徐羨之等所弑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

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眾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敘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諡母所

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

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洩便與魏太武寫臺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

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

弟秀南還討劬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獷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

武事成非彼所期即奉義宣亦利其闔下可制易於自為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闔庭外惑游說密

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逆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

談笑俄頃不啻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為戲豈待魯秀痴人之歎知其必

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

宣始疑質劉湛之顏樂之相憇問質策皆不行繇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興師命將即以義振任

操執升日 義宣稱兵 事由稱實 自命其推 奉義宣以 制庸恭易 書亦屬確 論但義宜 於實其信 而莫有非 望其終失 在多疑亡 速取敗亡 一信一疑 舛錯地輿 至坐地輿 莫振當已 寫臧質是 寫魯爽人 寫一狂人 寫一愚則 是人三始 事皆人始 王家乃棄 而已成之 而蹈誅職 贊尤為罪

地已我憾
含義老
寬宣奴
入固

孫執升曰
竟陵人心
大向逆形
未著朝廷
所信人言
且會其壽
兵激之使
誕無厚誅
蓋深痛帝
肉忍於骨
乙也於朝
之勳於早
者於兩朝
見諫於四
子而帝心
磨不帝免
太檢則災
不變凶當
不為竟蓋
陵而見蓋
南都無可
詳之同章

言之酸然南郡焉能不放

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鳥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
決戰義宣昏沮不出眾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為孤雛而我自視為鷲鳥齊建
卽墨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焉宜其號泣就死

竟陵王之叛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劬立沈正顧

琛說誕倡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惴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

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為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

服遂起抗兵武帝仇視其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

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劬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

矣賀弼始諫誕拒命抽刀不怨將佐邀降謝以飲藥范義誓死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璵之五子在建業沈

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携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烈夫慕義有臧洪韓

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遊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尙殺三千餘口築為京觀不涕

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髻築廣陵城海陵夷孫干輿大罵請立六

田君隱言必不思之害

即借諸人為誕噴冤

誕亦甚得人心

如聞悔海之聲

文致振拔

功在北伐

功在執

孫軌升日
明帝好知
海至於誅
殺持之益
堅波視則
勇當敵則
法二語深
透明帝宗
翼若與宗
為宋事頌
輔因事頌
言多有補
益惜遠其
職而張沈
失地前雖
愧與宗然
已無救亡
矣與敗人
於聽言係
主當審誤
陸右

宋明帝北伐

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構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劫此兵端之始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

宗敬憤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追師老氣竭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劭斥其狂謀

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輪臺斯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

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即屠戮骨肉彼陰賊復戾以為骨肉之患等

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

雖魏人兵臨則喪師感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大有竊笑之聲不如夷狄之強明帝滅親

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氈幄索虜左裨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

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蕩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為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

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讐難四決顛覆之際用

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蔡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

而三是以持盈難也四語明微言之為愈
致戒

蕭道成篡宋

魏遷雒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爲夷。變夷爲夏。俗習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鄙事之醜。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魁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著胡服。頑鈍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辨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廢爲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天年。遽信李彪密表。淑酒賜死。十五歲兒。鑿棺瘞土。餒爲若敖。則微少恩矣。泰叡素無亂心。祇以不樂溫土。謀推陽平王頤。頤僞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顯。孝武奔長安。以遜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